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王子曰人熟夫用之用而不熟夫不用之用也今夫
五金鞬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為錢鑄釜鬲戈看欣然
日以為用也其貴乃為清鐘大鏞夏敦殷彝五父之
鼎度於明堂之序而歲不一試之未底試而所欣然
日為用者敬矣是器貴也歲不一試而歲益以重蓋

易世更祀而天下翕如也夫吳故鉅邦人文賢士大夫稱甲天下者也然而自余燥髮時則知有故太宰朱恭靖公迨冠而籍於朝而後知有今大司寇錢公也夫二公者不必以用而用者也余請先言恭靖當世宗初上時有所褒進大臣及吏部臣闕時朱公為南吏部幾當得之會少有所不稱即上章乞休人或謂朱公不少需為大拜地耶朱公笑不顧曰吾以善拜即不若善歸耳天子重於去公而為異其禮以傳傳之還復廩廩之隸隸之朱公之食於家而食於官者三十年一日也朱公闔門謝世事不為章言媿

行以易觀聽然逾歲而郡邑之郊內外默而化之鄉大夫不敢以飾見於國士不敢以飾見於庠峻賈不敢以飾見於市其父老相率而戒其子弟曰即衰趨何以聞朱公其子弟亦相戒曰吾衰趨即不愧為吾之老者若愧朱公何蓋又逾歲而天下之士大夫日相與訛訊吳中以朱公在否為世輕重而朱公益遂巡務退讓其行自介士匹夫下而至於垂髫之童均與之講敵而不挾其違以加又三十年一日也朱公繇狀元及第三十年為尚書以歸歸又三十年及見後甲子之為狀元者海內所豔說而竒瑞之然使朱

公絜功度材其前稱顯而用於世者孰與其後不用
而用之為大也錢公成進士入銓曹婁遷兩都法吏
視朱公稍號任繁劇然亦且三十年而乞歸歸之時
屬

世宗末不能有所備於廩隸然未逾歲而天子用
大需恩進一品階稱貴重於朱公公乞身固少晚然
健履而富於聰明之用不減朱公五十時公雖困駮
歷外若染於態者而中肫然赤子其淵默而易亮恭
退而質木舉無以異於朱公今之士大夫峻賈固不
能如朱公時椎朴而易化然亦稍稍知慕嚮公旦改
稱而月貴其評二公名德後先相望於

世宗今上之初者即不知其孰重然其重豈獨在吳
而已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夫服牛乘
驥始而效其力於輓終而效其體於革世固不宜少
者然其用抑何淺小哉錢公今七十合鄉之大夫士
宴而樂之而不佞使致辭曰公為我進七箸安步行
衍 天子修

世宗之典公家食而食於官三十年如一日也則二
公之用誠大矣

贈大都督王江揚公五十序

燭之武有云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未嘗不
三復而歎其言以為人主坐視天下之才而使之老
其過不在才也則又惜夫士之才少而當夫好老之
主老而當夫好少之主終其身以窮也夫人主而誠
能用其老雖已晚然使夫握筭却顧歛其果勢壯往
之氣而收功於萬全要之乎非少年所希者故夫秦
一筴而明不勝蹇再筴而信不勝剪漢三筴而武賢
不勝克國何以故其採謀博而計績悠也吾友都督
王江楊公之少時以列校提一劔從軍與島倭角凡
數十百戰小戰則小勝大戰則大勝其積級自十以
至萬其積位自千戶以至僉都督其積職自裨將以
至大將蓋不出十五年間公既不愛其才以媚人主
人主亦不愛其官以讎公而一旦中中山之篋用卑
辭罷歸中外憂社稷而寶干城者求其端而不可得
遇有警輒以公名上南勁則借而南北勁則借而北
意若不可旦夕少公而人主顧遲徊久之輒上輒報
聞而公亦倦於世蓋嘗取其喑鳴叱咤躍馬而廢干
人者弱其竅而為嘯歌戕苛之編駕長風而破巨浪
者葦而之乎一沼一嶼計倪之書以治生穰苴之書
以課臧獲蒙恬之書以樊圃而其書或驗或不驗家

亦漸以旁落公今年五十稍稱病謝絕他事而其好賓客猶故於是其客若干人爭為言以贈其言雖人殊大要祝公之壽考而念公之尚壯而不見庸也獨余以為諺有之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蓋器大而小用之則不宜也三秋之郊以見上帝會九賓而享諸侯而後無舍鼎矣去今日公年日益進謀顧日益深有如人主下璽書寄以斧鉞之任明信武賢之徒瞠乎讓侯印公肘而不敢望也尚父膺揚方叔壯猶緩之乎歲以待哉公謝曰不然子之言信美矣而非余任也昔李將軍之孫與太史公善其叙數逐虜數廢數起狀歷千百載而若新今吾幸及吾之身而善子又身得子之言而身讀之其幸不基大乎請書而張之壁

太學顧君時雍伉儷偕六十叙

去余居東數里而近曰小璜涇顧氏其先滌陽人從宋避虜而南徙箸可四百年世為海上名族其人率本富穎者飾以儒而自時雍君上數世皆齊髮敦睦時雍於儒又最顯故余先從兄引禮公捐其淑歸馬是為王孺人君少孤拮据遺產然州業以第上貲充鄉賦長無虛歲矣君慎善所任而身為叅伍鉤鉅出

入不少差家益以裕里中人始少君難之而更豔之
曰咄嗟顧君晨上賦郡門歸治逋策肥軒軒不足豪
田舍兒耶君慨然曰是馬足豪也去而所稱先人遺
糊口庇兩之產不亦有先人遺圖籍足守乎乃下帷
日夜讀不休竟成業補州博士弟子尋遷太學上舍
太學天下賢俊士大夫所關一傾蓋顧君則無不懽
然稱顧君長者間謁顧君文習之則又無不肅然稱
顧君有國士風刺履籍如也顧君前名工治生有孺
人則不復問治生孺人脫簪珥謝紈綺之飾而手理
絲枲挑織日察工作足履行易圃其蚤晚興寤身先

後其臧獲者四十年君得以暇精專其業然數竒九
試輒不利而會子應聘已長有聲諸生間顧君乃曰
吾九試而九不利者豈盡命也耶然安能人人角材
付權衡也謂應聘勉旃自愛愚公之徙山至屬其子
與子之子而山神亦畏之矣孺人之任顧君家應聘
之任顧君儒君幾無所事事者而頗好行其德扶顛
振貧埋齧粥饑婚嫁鰥寡蓋至於烏寇之變君所獲
餘於盜手者無幾而其為德固自如也今年夏余將
有晉陽之役應聘來謁跽請間曰惟先生以文名天
下庶幾其惠賁吾父母乎余謝不敏則又曰以母氏

之辱為先生從子應聘之辱為甥而徼辭可乎哉余
又謝不得則問應聘曰子之父母今六十耶曰未也
期在改歲然則子何以迫得余言應聘又跽曰先生
不時歸而吾以時壽吾父母則懼其不及先生也余
笑曰吾且歸歸猶及觴雖然子姑以吾言語子之父
母蓋吾嘗讀東西京事諸吏士負一藝挾一行以待
上之知若探契而取責亡弗讎者即恂恂一鄉君子
脩耒耜之績猶有舉孝弟力田之說以待之今顧君
出而為才於國而九舉弗售歸而為德於鄉而鄉人
漠然亡加譽意者其有藏慶歟為福不近是必在應
聘與應聘之所以顯其父母而樂其志者亦可以觴
矣

賀封少司馬雙塘汪翁胡淑人並壽七十序

當不佞世貞成進士而其第一人為前元相興化李
公其少長於不佞者今元相江陵張公少司馬歛江
公是三公者迄於今而二尊人健無恙也先隆慶之
壬申李公罷自師垣歸奉觴稱八袞之慶於少師公
太夫人而汪公則自楚臺入佐樞筦以便道歸奉觴
稱七袞之慶於雙塘翁胡淑人郡國守相冠蓋羔鴈
填溢兩家賓客牢醴之燕相望於大江南北為一時盛

事而歛中書舍人黃君榜以使事辭僂過其鄉與汪公有連且謂不佞其友也以故事徵壽言不佞時未有以應屬明年而

新天子改元為萬曆元年云萬曆者永永勿替幾欲與天地相終始鼎革之際嘉樂與公卿大夫共之者也張公方操大匕斟酌元化以壽天下而汪公秉鉞行九邊為國家謀干城之固即吏士諸父母維汪公是衛亦維汪公是壽而況於其二尊人有不加額願為效華封人之祝者哉不佞竊因舍人請有感也舍人之言曰汪翁者少儒而俠者也嘗賈鹽吳越間即

豪吳越而未久輒厭去曰此齷齪非丈夫事會詔開武舉翁以強力知兵幾得之謂非太夫人所喜亦罷去而汪公則已成進士為縣令曹郎有聲翁乃謝去諸好隱里中讀書自樂也汪公守襄治行最即封翁如守而胡淑人為恭人然翁與胡淑人益相勉謹儉不衰汪公以破島夷積功至御史中丞督撫閩後先閩中者七閱歲而中流言聽移鎮歸翁迎司橐而枵然無餘奉積也蓋皆以養士矣汪公朝翁以侍胡淑人章服外無媿簪美珥之飾休而按視廬產無毫髮增也其諸季儒衣冠僅蔽肘翁第呼酒勞汪公時時

謂中丞祿賜不太薄何以使橐枵然乃爾然藉令若
 問我何以視行賈時廬產益損即我何以應之且富
 吾力自能得不欲用是遺兒子輩兒子能貴我我自
 不知貴耳胡淑人笑而謂翁吾不旦暮緝緝佐糶醕
 費何能呼白相勞也汪公之侍翁及胡淑人又五載
 所 天子采中外望起公田間再更大鎮至少司馬
 翁又進封如少司馬恭人為淑人矣舍人又言汪公
 日幸 天子用事翁與胡淑人當日益貴壽考日益
 進然何冀能令廬舍無毫髮增耶不佞則不謂爾翁
 第愉快其志意存精神時時加七間者一渡大江追
 從李翁觀林壑之樂杖履時勝使汪公無虞於家與
 張公文武夾輔王室躋天下壽域豈不休哉何況胡
 淑人徒能旦暮緝緝佐糶醕費也公即所謂汪伯玉
 者其文章妙天下故舍人迫欲得余言為翁與胡淑
 人壽且因以交驩公云

壽封少司馬汪翁暨元配胡淑人七袞序

嘉靖末汪伯子為襄陽以政最聞 制詔襄陽太守
 嘉乃治狀久矣厥何所自具以對襄陽守謝不敏則
 曰有父某毋胡且六十矣諸所以誨守繫廉愛人非
 一於是汪翁獲封如守官胡視汪翁秩為恭人居久

之為隆慶五年而襄陽守婁遷至御史中丞督八閩
師移填撫鄭襄上游復報最詔問中丞勤力益辦治
前封守夫婦田居無恙耶具以對中丞報如初於是
封守汪翁得進御史中丞而恭人以秩同故不復進
其明年而

今天子有兩宮覃慶典中丞入拜少司馬與聞樞筦
之事 天子益嘉重之汪翁復進封如司馬官胡恭
人為淑人前後三被璽書褒予外內名德良重其又
明年 天子改元萬曆維祺之壽思與海內共之而
汪翁暨胡淑人偕七十矣少司馬方擁繡斧巡行九

邊鞅掌王事不獲一稱觴堂下謂其友王生嫺於辭
屬之曰若不能效華封人祝耶不佞則先有以復少
司馬易不云乎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而象係之曰懷
萬邦也人主有懷萬邦之仁至三錫命於師中可謂
隆烜異眷矣然未有錫及父母者今 天子不勝其
仁謂少司馬寔勤王家以保扞外內又不勝其類胤
之孝而三錫我汪翁胡淑人少司馬其精純志慮以
從事於疆圉而罔內顧則又以少司馬指百拜頓首
而前為壽曰唯汪翁唯胡淑人盍對揚 天子之休
命唯汪翁命曰益專精神以輔遐齡惟胡淑人命曰

壽富於趙太君而燕喜何啻魯也繼自今其並杖于朝以觀爾子成功天子所以致祝於汪翁胡淑人者未已也夫翁淑人偕七十老矣然不有耄大耋期願於後耶少司馬三品貴矣然不有七命八命九命於後耶天子固期之杖於朝矣行將脩三老五更袒割奉食之禮於汪翁翁與胡淑人其時進七箸馮几杖以光昭天子之令德長有我少司馬精純志慮以從事於疆圉而罔內顧宗社永永有賴乃歌黃山之詩而觴之其辭曰黃之山與天友惟爾壽偕以其偶黃之水沛濁漉唯爾福偕以戩穀黃之雲出為雨唯爾嗣人甫永以壽天下汪翁胡淑人曰善敬舉君之觴

贈穆大公序

燕趙古稱多感概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其人尚矯矯脩其行不衰然俠者赴士之阨困急於已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為義而天下歸之百里頌功千里頌聲若朱家季心之流彼猶為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契顯而事迫如羊角左伯嬰杵之徒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為彼存者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為兩人足矣彼猶為氣使也

故夫節者狹而信其志俠者汎而行其意要之非甚
其至也有能仁心為質敦誼明信為國惜禎為士惜
儀內足於志外挫其名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大公其
人哉穆大公者魏人也子曰文熙而顯文熙之友
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於左右有所指斥忤
旨當受杖北關下時左右中貴人挾上怒而脩其
郤敕閹吏毋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熙聞之曰果爾給
事且死矣時當任工部郎未上闌入謁緹騎朱帥曰
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
事耶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為天下愛直臣為萬世
自愛朱頷之陰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令我愧見
強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群詈之給事亦詈
則益怒箠榜交下文熙迫趣前以身蔽掖之而解帶
綬戟支甚力曰此豈亦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咻曰
若何官非而闌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
此廷臣廷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為訕稍稍引去文
熙起給事血肉中而囊之出時給事為編民矣文熙
即日僦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憤絕數為噓氣得
蘇當是時文熙盡出其橐裝與賣宅直可二百金以
治給事歸計而度猶不足居旬日有策蹇蹶來者

則大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胡他
虞耶已謂文熙若傾橐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
之餼以佐若可與偕歸矣時將冊東宮大公屬當封
文熙念棄官易而獨難大公封大公覺之怒曰給事
父猶布素泉下我何忍獨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
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
人北關下之難穆大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身非吾有
也居久之文熙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得推轂為禮
部郎已遷丞尚壘已又改吏部郎大公亦從封禮部
郎然嘿嘿不自明里社外母能名大公者而文熙為

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獎進不匿聲跡
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熙為從
中釣竒冀扼其人而伸侍御疏者事覺外遷臬副亦
謝病歸大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嚮者業知之漢庭
乃肯為而再伸志也夫文熙初自罷以友故而大公
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大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顏
面豈所謂內足於志外挫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大
公習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或以為學問之力然大
公為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母能名之者
庶幾仁心為質惻怛子愛遇而輒發耳夫大公不以

頃刻得官阻文熙棄官其於文熙之進退宜坦坦也
蓋不佞嘗一再遇文熙與談說古今才術文執交相
器也不佞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嗾言路齟齬之文
熙走見其長畫地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
大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之以為勝於古之好
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熙意也非大公意也

壽封少師張翁七十序

當嘉靖初上帝欲為人主宏太平之業計必有名世
者出而佐之乃眷南顧而得楚以告成之嶽五而楚
擅其一至所謂太和者又業然而踞其上則又徘徊

下視於楚而得江陵以其地東三峽之水而下承之
滙為洞庭以全受萬流其氣鬱礴而無際則又下視
江陵而得今張翁其恢博大度峙二嶽而吞洞庭者
八九曾不芥蒂深仁累澤真足以當帝心而食其報
廼始舉全楚山川英秀純至之氣畀翁以生今相君
相君受帝之命而寄翁當其成進士讀中秘書也而
翁甫四十四又十年而相君繇宮允侍

先皇帝藩邸稱師臣相君之大拜預機務也而翁僅
六十餘叟進封如相君官蓋元配某時亦稱一品夫
人云隆慶萬曆之際相君受顧命輔

聖冲人主恭已而聽之至尊為先生而不名相君日
取謨典訓誥而薦之人則相目攝曰此翁教也相若
沈沈運策於沕穆制五單于南粵之命而不居功寢
大獄折大姦一轉移而成聖人之孝而不見跡人則
相耳傳曰此翁志也人主尚方非時之鮮袞衣帶玉
兼金上尊以錫相君者不一意若曰以為而翁壽也
天下之謳歌頌謚揄功而宣德者不敢以聞相君而
日聞翁曰微翁誰有我相君也於是張翁年七十矣
相君之門下士戚帥某者念無足以報相君而一當
翁謂不佞世貞嫺於辭且習相君故宜有祝不佞業
楚游矣賢楚之山川人民土風而竊有窺於帝心則
莫如前說曰翁之啟相君賢也先天者也相君之成
翁而翁食報也後天者也茲何以祝翁曰翁第安里
相君當自安相君安於國百辟兆庶安遠近而夷狄
亦安八荒之外夫翁能無意乎加七箸哉有如一日
念相君儼然而造朝 天子方脩養老禮袒割而問
政畢而與相君交賀於室曰吾不去父歸也此所謂
君臣父子交相安者也

封少師張翁偕元室趙太夫人七十序

代趙中丞

某不佞曩承乏守荊州而是時今相國張公以學士

舟州山人稿卷之十一
十五世終堂
司史事授經儲即張翁得封如公官張翁甫六十餘
不佞所為封人祝者如一日也而天子由儲即起
踐大寶張公用浴日功拜相自少宰以至少保每遷
輒封翁封輒如相國官而翁配某亦自宜人為太夫
人一品云不佞去楚無幾而濫以中丞節復撫楚以
間按部荆今年之元日謁張翁則翁復進封少師矣
問其年翁則亦進而七十也徵其貌則若退而五十
餘也者其步履蹇蹕夫夫也飲啗語笑健壯夫夫也
已乃出酒食勞我太夫人不倦治醲擊鮮之事潔脩
而薦我翁亦不以我滯留故稱倦觴相屬達曙也

新天子旣德張公能填重計安社稷弼一人式百揆
前後所以褒予非一而又念公荊州無居第非所以
安翁與太夫人也而輟玉府金若干鎰為陶梓費棹
楔榜署咸自天藻海內學士大夫張大其寵靈而豔
言之而猶未已也數下書官相國之子弟為符璽郎
紫微舍人張公逡巡未敢應而為公之子若弟亦莫
應之者意不欲以相國糜人主惠而身致於經術以
報乃楚之鄉書出而一子一弟褒然列矣張翁既七
十太夫人齒亦媿之其子若孫之列鄉書者謀所以
壽翁而郡國守相令長業已羔鴈庭下矣其不佞旣

忝為之師帥竊伏自念曩者守荆時歲一稱觴為翁
壽翁不鄙而三舉余之觴乃今惡可已於言也不佞
雖淺歎於學然覩載籍所記大抵唐虞三代徃徃多
世臣老不任而其子始仕晚貴不相及其及者僅一
側微之媯芮氏而不能得諧志於其始下而若尹若
說固未聞也秦漢而後公卿雖間起田間然人主未
知推恩其所由始唐宋之際尚猶詳於贈而略於封
以故霍大司馬之貴盛道河東僅為其父中孺大買
田宅奴婢而去最後張太尉黼至三公而其父歲來
省視公卿大夫上牛酒為壽而已不聞其拜何職秩
也王司空溥所以奉其父者田獵飲博之樂至與天
子之生父埒然亦自以其官稱耳不聞其遂稱司空
也今張翁亦竟拜少師殿學如相國相國盪綠珮玉
而貴於朝翁盪綠珮玉而貴於鄉某夫人亦盪綠珮
玉而貴於室以此多千古何啻霄壤哉相國甚壯未
艾天下搢紳先生之耳目不以趣相國而趣翁暨太
夫人者何也今夫梗枳之上銳干霄其垂蔭百畝扶
荔之實沃一鄉鄉人不以護其末而護其根者根固
而後所蔭與沃久也醴泉之灌輸斤鹵千頃不以惜
其汪洋之浸而惜其若拱把之穴者其所出無恙而

後其浸遠也翁與太夫人其亦顯精神彊食飲以寧
我相國相國雖不獲躬綵服膝下 天子之大官八
珍五齊旦夕至矣不佞某不即受代請得以其期稱
觴歲如荆故事翁與太夫人亦歲歲而相奉萬年酬
不亦媿快哉

賀光州錄顧翁七十序

顧翁之罷自光州也數年矣而始從州之薦紳先生
游則咸驚曰是何所從得恂恂隱君子者乎已出其
冠服磬折而前與談宦游事的暫中窺則又驚曰顧
翁官人也於是顧翁乃游王子小祗園園故有山池
延袤數十畝上下曲折可二里許翁攝齊而登趨捷
若飛已浮白無筭即以角諸少年諸少年人人弗及
也翁髭髮甚鬣而澤已徐察其杪鬣也而本乃有髮
鬢白者居無何而翁之孫大慶以書與幣請曰大父
業七十矣敢辱子之一言以為壽予乃大驚曰翁遽
七十耶夫所謂本有髮鬢白者其徵耶而胡以登予
山趨捷若飛浮白無筭角諸少年也吾嚮者以翁尚
壯服官政乃誤也雖然顧翁母乃採金石草木之精
華以扶老乎不則亦曉黃老收視返照術乎或從宛
若所來耶大慶曰不知也吾大父幼讀書不成即去

而任家政諸從兄弟凡六矣而悉大父綱紀之以有成
成立又嘗代其二孤姪庸調踐更適有天幸更起中
人賞以至入太學有官祿凡吾大父所晚孝弟力田
勤勞其筋骨而已然至於老而不衰吾大父所務
好行德不求白於人者亦至老不衰也豈所以為壽
者在是耶蓋顧翁之里有坐誣盜者自恨曰吾且死
獄吾安能使嬾嬾他人迫之將自縊翁聞而解曰若
冤死若嬾又冤死安所取里長老乎為明於官俱得
免其為光州也有株累之獄厄於豪而非翁所案者
以庾死翁飲泣出橐裝為調棺殮又嘗收遺饑稚二
撫養之俟壯而歸其父母翁之治光州凡被臺檄旌
異不遷其為德又嘿嘿不自明故人無能名之者王
子曰顧翁所為德積纖微耳而不自明意豈斤斤望
報哉而顧壽考康適有官起家多賢子孫庶幾華封
人所稱夫亦有能明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物哉
遂書以復大慶為翁稱觴致語

為孝廉顧道通追壽父母序

凡人之情不假飾而發於性賢者恒任其過而不肖
者恒任其不及自先王之禮教行不及者恒苦其勉
企而過者恒苦於抑而不得伸然是先王之禮教雖

本於財成而就中而其意若在伸而不在抑故夫人
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病則致其治歿則致其哀以
為是無以加矣養而不已而至於鬻子治而不已而
至於割股哀而不已而至於廬墓先王尤以為近於
辱也而旌之鬻子而無後割股而傷生廬墓而終身
至犯於生人之大訓然先王猶以為過而不以為罪
也陳於陵之不食其母許世子之不曾藥原壤之歌
而宰予之欲短喪彼固幸而免於一時之法然聖賢
之所以決其微而刑之萬世者何嚴也故夫律此而
語彼而人子之於親寧任其過可也友人孝廉顧道

通一日冠裳而謁予再拜肅容而有請曰吾二親之
棄不肖也實在壯先子北山篤行君子顧其名施遠
不能出里閭母何淑懿令人其教近不能出檐闥而
是時不肖方稚不敢以徼鉅公長者而為之銘若表
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計吾父母而在今歲當七十吾
父母而七十不肖誠貧則必謁四方之醴齊醒盃以
實吾觴則必謁四方之箴箴羶薌以實吾俎則必謁
四方之賢士大夫歌誦叙記以實吾堂而今悉已矣
其所致而實觴俎者度無以起吾父而薦之而至於
歌誦叙記其文義之雋足以時寄吾思其美而傳足

以噓枯而骨肉而使之不朽即先生其人也。不肖願有請於先生。予恠而語之。夫所謂壽者。黃耆駘背玄髮兒齒之年。而所以壽之者。崇岡茂陵。川升日至之語。今舉堂上之祝。而致之冢中之陳母。乃非當乎道。通拜不已。曰。先生義正。吾無以奪先生。雖然。其必有以慰吾逝者於地下。而寓吾思。余固謝不許。道通之友曹生從傍說曰。吾吳之俗。薄者懸弧之宴。子輒避。亡胃脯酒漿。責直以償。易箆而呼去。檢橐裝送。葬之子哭往。醉歸墓木如拱。博進是資。孰與顧君之老而慕其父母乎。即厚者多作佛事。號為冥施。浮屠黃冠。是依是師。斥其貝璣。以馳京師。購術而旋冠。其豐碑孰與顧君之知乞先生文。以寄其慕者乎。曹生之說云爾。嗟夫。顧君之所為。請誠不經。而吾之許誠。濫顧有感於曹生之說。似猶得夫先王之所厚。而竊附於鬻子割股而廬墓者。因為序而歸之。

徐母郭孺人八十壽序

當萬曆之甲戌。天下之士。貢於廷者數千人。而嘉定徐子子顥。褒然高列於。是徐子待次南宮。而不佞猶子駟。寔師焉。而徐子有子嘉言。為邑諸生。邑諸生數百人。嘉言亦數與角試。輒冠。而不佞之子騏。又寔友。

焉人謂徐子當得官即游太學以取畿試便而徐子
念其母郭孺人且八十謂得請告而歸即不能脫菽
水糜幾一日之養哉而意猶慙慙不自釋曰何以為
吾母觴也日吾母之專精於婦紅者若而年而庶幾
於吾先君之貴也而僅以章服應詔則專精於母儀
者若而年而庶幾於吾兄之貴也而不能離諸生皆
先吾母而往也而又專精於母儀者若而年以庶幾
吾之離諸生也吾今離諸生矣而未有以顯吾母也
何以為吾母觴不然藉手賢者之一言乎則以屬不
佞不佞謝不可得乃謂徐子子姑為子之所得為者
可也夫陟岵之章與靡盬之詠其人豈不亦服米食
祿者而猶困於行役而不得偕至於祈父而曰胡轉
予於卹有母之尸饗則為其母者更拮据於其子之
食而弗獲享也子之為徐子者若而年蓋嘗食諸生
廩矣嘉言又食諸生廩矣母縱不獲分大官之膳與
尚方之桐酒差亦賢於田中負者哉夫為子之前人
而稱孝者曰元直然以仕劉之故幾不能安方寸間
關跋履而後得致其養於母孰若為子之前人而稱
孝若仲車者也余之子騏進而曰徐母之為壽固安
於子賢不必祿矣然以開歲為八十而始舉觴而徐

子與嘉言之試及之寧復用諸生壽哉雖然姑序以識

贈程君五十叙

自孟氏舉爲仁不富之說學士雅言之而太史氏獨否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何以稱也孟氏見其左而太史氏見其合也夫陶朱公爲越相至貴倨也一旦而棄之若敝屣轉之乎廣莫之鄉而不能忘情乎貿遷化居之事彼已驗之才豈故愛而必再試之彼蓋欲有所用其志也治產積居而不責於人智者能之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兄弟此非

仁者不能也甚矣程君之近之也蓋吾友戴子之言曰程君者新安人也新安僻居山谿中土地小狹民人衆世不中兵革故其齒日益繁地瘠薄不給於耕故其俗纖儉習事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一其所蓄聚則十一在內十九在外自程君年甫髫而從其舅江淮間爲下賈已進爲中賈屬有外難脫身歸則轉貲湘楚稍稍徒業二廣珠璣犀象香藥果布之湊蓋不數年而成大賈門下受計出子者恒數十人君爲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授計不爽也數奇則寬之以務究其材饒羨則廉取之而歸其贏以故

人樂為程君用而自程君成大賈其族之人無不沾
濡者蓋嘗治棺槨封土以給無彼之喪而為之食其
失子之篤老又常推遺托以教養失父之孤而使之
成立徽人固嘖嘖推程君謂好行其德者哉夫以陶
朱公去越相已又轉相齊楚而後之陶計且老十九
年而始聽子孫息之以至巨萬養生者流推稱之傳
于仙籍之列固未可信要其年不百歲不止也富人
居便服食節攝營衛好行德而天隲之於壽為無難
者筴之國則計然筴之身則列仙所以為陶朱公也
君今五十耳善為之而不息若樊君雲手種梓漆異
日戴子前稱觴種種堪器物則於太史氏所稱陶朱
公者何異焉戴子遂以吾言授其姻洪太學雲龍使
為壽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一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少師元輔華亭公致其相事之五年而壽七十其明年為

聖天子改元之萬曆門下士王某乃始獲奉觴於堂以效一言之頌前是諸薦紳大夫人人頌公功以為嘉靖間天下之脉幾絕於壬人手而公默延之蓋至

於今而黔首謚如也則天下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矣公胡可以毋舉觴也不佞竊謂諸薦紳大夫能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所以功則甚難蓋所謂嘉靖間壬人者挾縣官不世之寵以踞公上而肆為姦公示潔則見以為形其墨公示平則見以為形其險公示賢賢則見以為收物情公示侃辭則見以為幟衆議諸所以伺公萬狀而彼方多岐以固其寵內交以植其援公雖微婉以應之而不能盡絀其聰明以避其伎孤誠朴忠以一念幸信於人主而不被禍天下之賢士大夫陰有所恃以自安而無虞於大故則公之所甚難者一也天子既以識壬人寘之典擢公居首輔若共已而聽者顧其威時有所不測而明有所竒發或陽與以試吾嚮或微辭以隱其窾公於人材事體委曲斟酌寧失人主一時之指而不敢拂天下之公是非天子有所忻而繹者有若不得已而始為受者公之志始十伸其八九而中外治則公之所甚難者二也

肅皇帝大漸時夙政故典有不容廢鼎革者發之自人主則受改父之議請之自人臣則羅易君之咎公取旨用遺詔行之天下翕然而向風不得以改父易

君議其時

肅皇帝之聖德益光於成湯然而脩郤之臣猶得而有所搖動則公之所甚難者三也

莊皇帝初言路益大闢然銳名者各欲所就而爭為訐官府擊御自負人主之私人時出而與之角公內顧則虞比外顧則虞激時執兩端而衷裁之使

國體與國威交伸而不偏重然強悍之臣猶不能不因而脩其郤則公之所甚難者四也今夫漢而上故不暇論為唐若宋委任久而名德重者亡踰於房梁公韓魏公也梁公終始一主故順以達其才魏公事三主而不遘疑故直以信其志試舉公而擬之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即交口而頌公功者更僕未易數然而不知公功之所以大也

肅皇帝時士有不因壬人而隳風者乎公振高節於細旃之上而苞苴逆銷於數千里之外風自是稍稍樹矣邊將有不因壬人而解體者乎公為政而不惟無債帥也庶貧不自存者出索俸資之至感泣而捐其重名將日益起矣言路有不因壬人而結舌者乎公柔逆鱗而拊循之宛解陰護至使感奮而殉其職國是日益昭矣公私之財止奉虜南奉倭上奉六宮

下奉權室有不朽然其若洗者乎公為政六載而稍
稍還橐矣未也 天子欲有所更易者三公三守之
國本堅而黃臺之詠絕其暮年欲幸楚者三公三阻
之乘輿止而蒼梧之事弭此二者則非梁公魏公所
得有也今卿大夫安為冠冕士安為逢掖男安農賈
而女安紅者夫孰非受公賜哉公為福於嘉隆之際
而天下得安於萬曆曰萬曆者國祚永永無際固公
壽之也公胡可以毋舉觴也乃公則意若不自得曰
子母史我吾嚮者備位政府二紀餘賴

肅皇帝之明聖而脫於讒吾固無一日忘吾退吾幸
退矣又幾不獲有此丘壑賴 莊皇帝之仁聖而脫於難
今猶惴惴也且吾何知功某再拜曰不佞所以重為公賀
也天下歸公功而公不自知功此所以為公也公在位日
未嘗一日而忘其退公今退矣天下豈能一日而忘公出
哉有如 明主思公功以師尚父召袒割訪政於先師之
堂即公九十杖而造朝又安能竟有此丘壑也公曰美矣
無所事子之言更二十載而來候我為抑之詩以交相勉
可也某復拜受辭而序之乃返

壽太宰楊公序代

當公成進士時甫冠而尋以邑令高第入領職方

天子之長城已默寄於郎署之內中國所為重不在大司馬而在大司馬之一曹郎公出而監督其涼下壓羗上壓悍帥以邊鎮之寄隱然重於中朝公為小官則小官重居外則外重自是一拜少司馬行邊再帥薊遼再帥宣大三入大司馬再入大冢宰 人主急在東即公東急在西即公西急在內即公內急在外即公外第一時不能分公而兩之而公之控揣虜也甫公東則虜驟徙而西南公西則虜驟徙而東以十萬之鳴鏑逡巡惕息於公尺一之檄而莫敢近公為大司馬日宰相嬰視百職獨睥睨次且債帥之賄而時有所不讎然不敢抑天下之公議而絀公人主

與宰相精神相流通獨於公則若有所格而不盡信其構至公兩入大冢宰在 世廟末及 穆宗與

今上之初精誠徹於黼扆而世所稱華亭江陵二賢相者為之持其衷而公飭其表真若心膂然輔地折而聽謀五鄉仰而受筭統均之職自公始舉之哉公春秋甫六十有五天下之視公為輕重者則四十年矣夫能使一方不中兵者是公為一方命也能使四垂不中兵者是公為四垂命也公總百揆而封疆帥帥之臣務竭其心力以儲胥吏人而寢食之蓋嘉隆萬曆之際少者獲壯壯獲老而老獲安其天年者固

皆拜公賜也公又自少保進少師國家待
文臣之秩極於孤而虛上公不設公不亦行太師事
哉昔成康之際召公任大冢宰矣顧遜而下稱太保
畢公稱太師矣顧僅為大司馬彼蓋不敢兩居重也
然二公皆眉壽百餘歲以左右夾輔周室而納周治
於刑措今天子垂拱而推兩重於公公又強力未
耆所以寅亮統均寧有既哉公為天下庀材至敗革
屑木洩勃之細無所漏而不佞其其一也故竊從天
下士大夫之後而致祝於公如此若公所以答天下
祝者無俟不佞其矣公姓楊氏蒲坂人其先四世相
漢諸子相繼文武大魁長句宣督緹騎餘舉進士紫
隆隆不替云

壽方伯無錫秦公六十叙

江之南巖邑以十數獨無錫甲無錫之巖族以十數
獨秦氏甲而秦之穎脫而薦科第通朝籍者以十數
至用方岳領大鎮卓然稱名臣者三人而已民望公
能詩負循吏聲然不獲饗下壽而端敏公以耆德輔
三朝五踐常伯一佐青宮遂進為其太保開八表而
後獲請至於今豔稱之最後而為我同年虹洲公公
之在盛年天子起公於郡邑高第而寘之夕郎之

首俾以其是非佐廟議公一有評論至舉朝相顧為之動色而乃用護將作大匠功超叅銀臺佐同牧領大鴻臚一不獲意於用事者出而踐臬司之副然猶舉天下衿紳之地如兩浙以畀公而俾師帥之自是洊擢長其事以至今官駸駸貴重於昔矣而復用卑辭罷歸天下之士以公之不得為端敏公為未究而公之族亦以端敏之盛不能再覩公以為恨而公獨不然公歸而奉封通叅公夔夔如也即通叅公允若矣旣而奉太夫人怡怡如也徵聲召治以佐太夫人歡獲一寓目焉其夫人化之亦有螽斯之德公撫愛諸弟篤至其諸弟亦化之有陽道州之風爭脩其意以薦公公有別墅在惠山之陽泉石獨踞其勝青雀之艦道以鼓吹烏紗錦袍秀眉丹輔望之以為非人間人也公年六十入以奉太夫人萬年之觴出而宴客當端敏公時固夙夜在公矣彼其力不任而始得請以歸歸而有餘憂於國人間之樂外集而吾中為之閑公即不終究奚讓焉蓋昔者蘇學士軾為承相韓忠獻王記其醉白之堂交伸其意而兩豔之然其旨不能無偏重以世能得之韓而不能得之於白也當白公之分洛僅與其孤甥姪以居公上奉太夫人

下撫諸弟其為子者非子而猶子者森然琅玕之觸
目蓋不待徵於族而秦之指以百數矣即亡論端敏
公於白公又奚讓哉公之壻華生曰公固慕白公者
也夫所以謂公慕白公者得之酒所而箕踞慷慨耳
孰誦所為詩若文不休夫毋論公所結撰儼然一醉
吟先生也遂徵予言以為叙

壽吏科右給事中雲峰許君六十叙

萬曆改元之明年正月初三日為前吏科右給事中
雲峰許君懸弧之旦於是許君年六十而母某太夫
人亦七十有九矣諸搢紳大夫才許君而惜其未竟

於用者居恒謂君未厭承明時甫五十以筆札佐人
主賞爵天下想望風采而一旦有所忤棄其官歸即
許君富好行德僅能施之於鄉敏給開濟之才僅用
之館榭泉石飽脯漿炙之事其壯有力僅供其酬應
賓主蚤暮之後燕景饒日僅課責於杯酒花鳥而已
乃不佞則不謂然不佞竊謂古之能竟天下之才而
不使餘者莫如周而天下之自竟其才以為人主用
者亦莫如周夫禮五十而始曰艾服官政六十而始
曰耆指使指使者勞智不勞力也至七十而始致事
然又為几杖安車行役嬾人之說以待其不獲請者

蓋誘之使畢命而後已及其衰也經營四方之士有慕乎息偃在牀者而不敢歸且以嘉我未老為解蓋至於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之詩而其情益可憫也然其較計不平之情敢為懟而不敢以私請佗條無聊之極寧為怨為慕而必欲得於君是故於其出也一則曰棄身二則曰倍親親亦不得而有之矣自

明興不為一端以求盡士用而其既用也務於踈節濶目無困士力而士亦因緣而獲徇其私疾有告親老有養塋徒有急縣官又時時假考功令以示縱舍而出處恒劑而相半矣士重國則進而有以自見士重身則退而有以自足其幸而士於明者與士於周者重相勝也今許君飄鬚甚鬢溼顏而豐頤專視聽健飲啗步止如少年籍令天子念萬機之胘割一

二以煩君能無滑精搖神以示耗損而長有茲壯如今日者乎許君日三商而起問太夫人美寢狀老圃報竹鶴無恙即開南華展淨名意盡而止不為乙也旨酒瓊甘以共太夫人餘輒與客共之蓋客醉而君亦陶然矣彼其歎從事之獨賢迫將母之不遑者語君不悅然自失也耶許君听然而笑曰甚矣子之善文我寂也且以我若樗而保其天年哉則有之嚮者

不穀給事時有所紕論值 天子坐甘泉宮晝漏下三刻而不報聞太夫人為之却七箸夕漏下三刻而不報聞太夫人竟却寢徬徨待旦矣余惴惴焉不虞身而太夫人之是虞今幸中廢吾母子得甘食晏起以母虞旦夕固上大賜也乃入稱太夫人萬年之觴而後讌客

壽大總憲上海潘翁八十序

自

高皇帝有萬世功德以開其後而為昌明博大之治然其最母隄於 孝廟而 孝廟於戊午之後為尤最繼 孝廟而盛者則母隄 世廟之即阼其元二年為壬癸繼 世廟之初即阼而盛者則母隄于今為乙亥之歲

主上以冲幼秉聖神賢公卿大夫各被濯其志業而為政歲比稔夷狄回面兵革罕試太和之氣旁礴宇內而御史大夫笠江潘翁以謝政之十三年數薦一起一不應再進秩至極品而為八十翁於 世廟之初即阼薦于省于壬薦於南宮于癸遂敷歷中外為名臣以至今官而距翁所生歲則 孝廟之戊午也聖賢之生於天意不必盡合有順而相為濟者有拂

而相為成者有食其實者有食其虛者即天之於聖賢亦然夫豈不欲盡副之順而以實食之然而天之為氣難厚而為數易竒也 孝廟之治固絕文景而上之幾於三代當是時明者不盡察材者不盡力廟堂之上不盡其策馭民不盡閭閻之蓄以其敦龐裕厚之積發之於賢者而有潘翁翁生甫踰髫而天下之事變矣天下之所為變者於翁不相及而翁日取經傳之格訓妙詮以與其心遇業成而遂得歲曰壬癸翁亦遂成進士翁之成進士安為賢士大夫者又十餘年而事又少變矣天下之所為變者與翁日相及而翁不顧天下習於徼徂巧進而翁靜自若天下習於乾沒巧射而翁介自若天下習於脂吏巧合而翁侃侃自若然竟不能以其非毫末加於翁之是而翁所敷歷中外僅以公譴少謫隨起當翁之位八座天下所繇變者其人方在事亦不能以一念之喜而輕煦沫翁不能以一事之忤而遽置翁於爪吻之上翁及見其人之敗而左右其振起有位之風氣而整齊其綱紀天下幾越壬癸而希乎戊巳之治翁雖以年至歸而諸公卿大夫規翁志而少益之而今乃有乙亥矣 人主固念翁篤老不欲煩翁事而伯子秉南

臺憲屢見風采其出為劇郡又不專以惠文法節廉
寬慈其民孺而慕之仲子轉中都官漕四百萬者三
年于今大農一切利賴所規募海餉著為絜令諸季
從孫子彬彬貴顯矣夫天下不恒治而翁獨取其至
治之世者三而以生以用以享報天不能恒假人而
獨假翁其際也俾若契而其睽也俾若避且夫士一
沾沾以文學自命輒不得志於宦而世亦影響而仇
之又其言曰劇思者精搃而弗永鑿巧者機泄而見
造化忌嘉隆之際天下語文章家而有能舍翁者乎
翁之於福也取之若東海若之蹄涔日乞而日不厭
其於文章也出之若菽倉之稊粟百發而百不覺其
耗此非人所能為也天也蓋翁生無何而其郡少師
徐先生者繼之與翁俱成癸未進士更吏中外最後
徐先生為上相而翁以亞相握中執法所謂左右其
代者振起有位之風氣而整齊其綱紀徐先生其人
也今又先後歸各以其身為天下輕重於百里之內
兩家喬木相望子孫代興若二室二華之穹然而莫
軒輕也徐先生倘以一觴過翁而目不佞言庶幾乎
有味哉

濱貳守北塘金翁八十壽序

嘉靖中余嘗侍王父御史卽而是時北塘金翁領金
吾巡徼職相攝也金翁用鄉人齒坐上坐而王父徐
司其金吾職亡害居益任劇退而謂余是夫非可以
皮相得者久之而忤他御史金翁誼不受辱上書言
狀天子為謫御史而金翁領金吾自如又以佐將
作勞加秩一等京師翕然稱金翁強項吏而濱州之
命下矣乃金翁則又宜濱州一旦致其仕歸當是時
金翁甚口而髮鬢未老也而其大指以士得一命自
效即為所欲為不能齷齪從上官長短不得意當去
之一鄉潔脩其身不為所不可為以丈夫達則著聲
循吏窮則稱善人足矣以故金翁歸其鄉則又有鄉
里聲而翁初為太學生甫三十餘業已治壽藏而樹
之梓及它松柏女貞之屬迨今且五十年樹自童而
喬鬱盤榦虬丙舍旁拓而金翁則有丈夫子婿倩各
五咸彬彬衣冠其顯者至領方岳稱重臣翁歲時率
以行落至壽藏輒徘徊命酒莞爾相顧曰吾誠不自
意獲至今而虛吾畢如之丘也夫樹去童而喬諸子
若孫去壯而耄去髫而壯而吾故自若也則豈非天
幸哉吾五歲而孤十三歲而廢箸於詩書之業微矣
吾不敢望有家而一官之是贅乃者獲從吾烏程君

長汀君而無吏譴也則亦越吾涯矣烏程長汀君者
金翁伯仲兄也以後先長佐大邑嘉靖間長汀君有
壽八十餘烏程君亦七十餘而金翁亦至八十於是
長汀之子都事允升來請曰唯公一言以為季父華
袞夫余所聞於王父稱金翁者度之若再世矣且金
翁歸而余始成宦宦而歸歸而復出且老而君故自
若也不亦異哉翁兄弟非有詩書之素更起長佐大
邑稱循吏以其餘貲廓而措紳其子姓群從數十人
丈夫至此亦足以豪矣夫丈夫乃不諱亡耳金翁三
十而已成壽藏八十而去之愈遠豈不稱豁落丈夫
哉乃次其語以授允升俾金翁識之余請歸而稱歲
歲之觴

封朝列大夫李大公八十序

始方伯君之郎虞部也而封大公業猶未六十也則
已走學士大夫侈言之而無何方伯君僉浙憲以直
左俸帥趙拂衣歸奉大公游於田間甚樂也間有所
不足曰兒遂不能以金緋為大公壽乎大公聞而止
之曰令易而操為選懦突梯以奸時哉且吾所不足
者非金緋也蓋十年而天子更置鼎承之足大公
乃始趣方伯君曰丈夫以時當樹見耳方伯君出而

稍遷河南叅議用詔恩封大公如其官於是大公七十餘有金緋矣而方伯君亦婁遷至今官方伯君之佐晉臬守吳興部憲山東所至卓犖樹績建白規創傳摺紳吏民間而大公乃時時左顧其服章曰夫推本嘉誨庶幾以余無忝哉而方伯君復有子某弱冠成進士讀中秘書進為太史矣方伯君當之嶺右道京山里朝夕朝大公而不忍離也上書固請致其事歸以奉大公大公雖老尚持家政益辦至是始輟而授方伯君猶時時跨馬課田僕扶其不職者方伯君多奉大公城西竹林舍所善故人握槊奕棋間效絃歌佐酒大公之酒所甚歡而鼻息怫然不能無動意方伯君乃始布簣於大公之廁舍而相大公寢也大公久乃安之曰吾得君益恃軒如雷且晨起而甘粥力壯者庸非若力也於是大公八十矣諸孫次某而受詩者三人皆褒然首有司列也夫公之生為弘治乙卯先一歲而

獻皇帝之國安陸後進安陸為承天比於京兆京山亦遂齒赤縣蓋大公生而稱人主湯沐之邑者三世矣其鴻龐湛澌明昌熾融之德獨於李氏私之以啟大公而方伯太史及諸孫次顯無際也乃大公不迫

方伯君以早貴而舒徐其年以俟之不爽若左券方伯君不以中齟而廢大公之貴不以晚達而廢大公之養庶幾可稱人子哉方伯君謂不佞察宋之舊禪之祝而太史又時時來從史大公坐堂上方伯君方率諸孫出太史所齎上尊大官之餼以稱萬年足矣何所事不佞言也豈大公楚貴人有美芹嗜芟之好以世其家也耶故不辭而為授簡

封君趙左山翁七十叙

趙翁之廩昌樂庠也以經術無害數袞然先諸生謂取一第易耳而竟弗第也故事諸生即易第而難於貢蓋學使者歲時試試不無生失得而趙翁則數試輒又數先諸生於是趙翁貢而得完之訓導趙翁所訓導完諸生則又有去而獲第者御史下書言趙翁職業脩備有材器所以褒慰甚至格當遷矣則又拂衣去官歸歸之某歲而其子侍御君成進士授行人法不得封父乃趙翁用 天子登極貽恩封如其官蓋又一歲而侍御君則又以行人高第入臺而翁亦年七十矣夫天之所以靳趙翁者僅一第然使之為諸生獲久次上春官趙翁即為諸生然未嘗一日不祿食也其宦不達不得師吏民然竟遂為諸生師身

金州山人稿卷之六十一
不得成進士以為恨然有子成進士逾於身得之行
人法不得父封翁為行人父獨封翁以七十坐堂上
侍御今者道昌樂里具彩服而拜堂下稱千秋觴不
亦大媮快哉且也吾聞之侍御當按河東鹽笑觴已
趙翁踞而問曰吾故嘉隆間老文學也日而以推鹽
往當出何笑侍御備言今

天子雖幼冲神聖倍於漢孝昭相國學術什百子孟
御史無衆大夫沾沾者因借前箸請於推務外承德
意條上戒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未既而趙翁大歡
悅曰趣具車行矣吾百觴而不辭以安而父之樂於
田里而已太僕某乃為次其語以壽

少司馬公汪伯子五十序

語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即不問隨生寥寥九江數
言彼陸大夫之新語春秋抑何伉浪不雅馴哉何論
武也 明興而北地信陽歷下諸君輩名以文起尚
不能從白虎青藜之後以畢經生技寧暇計折衝哉
籍令經生之技能襲六加七通於短長縱橫諸家而
縣官不以一障尺刃畀之而遂諉曰文士無用者寧
不寬也吾雖孱弱不自立然不敢信文士無用於天
下則於汪伯子徵馬伯子束髮而脩古文辭精於墳

典立索先秦兩京諸子其操頤頰擊指腕片語尺蹠無非雅嫻者擬以不習吏而伯子初試令即為良墨綬進郡太守即為良二千石郎司馬部即以兵事承間當司馬指出佐中丞視閩師海上差功次踰中丞旋進中丞盡護諸大將則倭酋以次授首環海而築京觀者不可勝數移填鄖襄綏楚服貪吏望風解印綬小民鼓腹而治入佐大司馬核東北輔邊實凡三鎮鎮各有封事減損耗費以數萬計大要以力必歸障障必歸險食必歸士士必歸伍帥笑嚮外母令嚮丙卒勇在公母令在私如是後先數萬言 天子異而用之著為繫令伯子歸而攝理禁兵肅然趙營李臨淮風即與伯子操頤頰擊指腕而習其雅嫻者不知其任將帥也旗鼓之間揮袂出號而伺其不可犯之色亦不知其為文士用也昔孔子任俎豆而辭軍伍乃其意欲以逆折衛君而至夾谷之會即以其用攝敵於俎豆之間而彊自闢夫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何暇別文武哉乃所齷齪於北地諸君輩者以言伯子何尠淺也禮五十曰艾始服官政而伯子及其期則已少司馬矣天下危注意將天下安注意相伯子始所見武功皆已能籍危而致之安地即人主

一旦擇畢公以夫輔周公舍司馬奚取哉當又於伯子觀人文矣伯子之戚黃舍人榜者謂不佞習伯子則貽書曰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乃又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唯吾子之似之也將有請不佞聞命矣頌伯子者宜莫如不佞也敬以所聞復

壽戚大將軍序

往者 天子以戚大將軍閩功成急傳詣北邊大將軍過汪中丞而論北事所不易支者五即 天子不以某不肖待罪行間非舉便宜而授某不可因借箸條所以不易支及便宜狀中丞為文叙之甚悉大將軍至自閩 天子果以薊帥授之亦頗用便宜法從事而不盡如大將軍故指大將軍謂虜騎壯甚卒難用騎爭於是以意間古法教車而以南短兵法教步俾車抗鋒步夾車騎承步利則騎追北不利則車殿以自衛虜稍稍聞之縮弗敢闌入則請款塞至是庵廬錯於我儲胥者且五載而大將軍益得以其間傍邊事其法曰垣易穴也墩易陵也我高堅其垣而稍踈其武為敵臺以乘之臺多其卒卒有長糗備五之矢石三之險阻槎出虜不能厚集而以薄薄我我從高下矢石不食頃而烽達於百里之外矣大將軍即

諸營城多為室居部士其室材不以煩縣官因木於
 林因石于山身為陶師以教瓦甃士告勞者一言拊
 循之如扶續 天子乃稍稍賢重大將軍數下璽書
 褒獎裹蹄鮫綃之錫歲時不絕其官至左都督亡可
 加則為官其子弟以慰安之大將軍蓋束髮而從軍
 凡數十百戰南埽倭北拒虜天下談其事而駭之以
 為非復當世人即號習大將軍者以其宿將故謂且
 老而不知其歲僅四十七也今年秋幕府白偃羽方
 置酒大饗諸部曲諸部曲念無以報大將軍而走不
 佞所乞一言為壽不佞以非時謝則曰必大將軍時
 而後得足下言無乃非值乎哉且自薊邊吏民有大
 將軍而始脫於虎口而知有生之樂大將軍一日而
 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日也大將軍一歲而不厭
 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歲也而我曹何敢忘不佞不獲
 辭則為叙所以而曰為我謝大將軍時進七箸自愛
 去此以往所未央者歲而

皇帝歲勞苦大將軍問邊計利便因即軍中置號悉
 統諸將軍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
 威信如史所稱辛子真者固大善即夫將軍將而精
 瀚海犁車師勒石燕然之顛者雖饒為之非吾所以

祝大將軍意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二



